



## 冬藏

■ 山西阳泉 孙克艳

“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。”冬藏,对于国人来说,特别是四季分明的北方人,实在是一件郑重的大事。

在老家,最具有冬藏典型性的事物,大概是红薯窖了。在庭院附近,找一块土质良好的偏僻处,挖成一个口小底阔的洞穴,修整完毕,将蘸了多菌灵溶液的红薯整整齐齐地码垛好,外面盖上盖子,盖子上铺上柴火。即使白雪覆盖了大地,红薯窖里却温暖如春。红薯窖里的红薯,可以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,可以切丝炒菜,可以油炸拔丝,可以当主食,也可以当菜。

红薯窖里除了可以放红薯,还可以放萝卜、土豆、大白菜等冬季蔬菜。这个几平方米的窖,是很多家庭冬季新鲜蔬菜的保温箱。

另外,在庭院里挖下一个土坑,将成堆的萝卜、土豆、白菜依次堆好,埋上土,也是常见的蔬菜保鲜办法。

除了以上两种寻常的方法外,将新鲜蔬菜制作成便于保存的食材,比如西红柿酱和各种干菜,也是必不可少的辅助方法。

真正好吃的西红柿,一定要有太阳的味道。可惜,大棚里的西红柿缺少这样的条件,往往造成果肉不饱满,还硬邦邦的,吃起来如同嚼蜡。幸而,充满了智慧的国人,在多年的生活中,积累了丰富的冬藏经验,研制出了能够保存其原有风味的西红柿酱。当大小不同的玻璃瓶子,装着鲜艳诱人的西红柿酱,高矮错落地摆放在橱柜里时,总会让人涌出莫名的知足与幸福。在冬天,吃到可口的西红柿炒鸡蛋,或者西红柿酱面条、西红柿酱豆腐、西红柿炖排骨……那一抹艳丽的红色,在刺骨的冬天,如同暖阳一般,滋润着人的胃,温暖着人的心。

而各种干菜的制作,则可能要早一些。比如豆角干、黄瓜干、萝卜干、芝麻叶……都要在这些蔬菜长得最繁盛的时候采摘下来,清洗后切片或切段,放在锅里煮熟后再晒干。等到吃的时候,放进温水里泡开,仍然保存着它的营养和味道。

腌制而成的咸菜、酸菜、豆豉、泡菜、辣椒酱等,更

是冬季不可或缺菜品。咸菜咸,酸菜酸,豆豉香,辣椒辣。咸菜就馒头,酸菜就稀饭,豆豉拌焖面,辣椒酱通杀一切食物。一个坛子,一种做法;一个坛子,是一种味道。每一个坛子,都是长辈言传身教留给后辈们的宝贵财富和生活经验。那些或大或小的坛子,经过岁月的打磨和长辈的抚摸,带着时光的痕迹和对生活的敬畏与珍惜,在数不尽的一日三餐里,在平淡如水的欢声笑语里,慢慢地沉淀进晚辈们的内心深处。

“冬藏”,是朴素而聪慧的国人,在千百年来与天地抗争的历史中,遵循大自然的法则与规律而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,它给寒冷而孤寂的冬季增添了许多味道,让单调苦闷的日子变得丰硕而充盈,即使是日复一日的三餐,也吃出了别样的滋味。而这样年复一年的传承,让我们的内心殷实而知足,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可以触摸的安全感,好像将春的蓬勃、夏的奔放、秋的丰收全都藏在了内心深处。于是,在雪花飞舞的寒冬,我们隐隐地期待着“翩翩堂前燕,冬藏夏来见”。

## 讲党课

■ 江苏高邮 谢文龙

2013年,组织选派我去社区任党总支书记。在所有党务工作中,给党员上党课让我感受最深,我从一个“门外汉”渐渐成长为一名“专业”的讲者,得到了社区党员们的充分认可,我也收获了满满的获得感。

我是学工程管理专业的,虽然偶尔有文章发表,但是给别人讲课还是个“小白”,不知道讲什么,怎么去讲。第一次给党员上党课,我提前作了精心准备,找来了厚厚一摞书本和各级领导的讲话稿,用了一个晚上,从中进行筛选。为了防止讲课草草收场,原本一个小时的党课,我硬是准备了一个半小时的内容。

正式上课了,看着下面坐着满满一屋子党员,我照着准备好的材料,一字一句地读着。开始时,党员们端正地坐着。不一会儿,下面开始议论了起来,讲话声、咳嗽声此起彼伏,交头接耳的、看手机的、出去上厕所的……整个课堂乱成了“一锅粥”。我知道第一次给党员上党课讲“砸”了。

当兵人的性格,让我没有气馁,越是失败,越不放弃。我找来几个党员骨干,征求了他们的意见,问问他们想听什么,怎样才能让党员坐得住、听得进去。骨干们说,社区党员老同志多,思想比较保守,理解能力弱,不像学校的学生,能接受纯理论的东西,党的方针政策你要通俗地去讲,而不是照本宣科,要用身边人身边事举例,让他们理解和接受。骨干们的一席话,讲得我茅塞顿开。在他们的启发下,我知道,只有在党员们感兴趣的话题中“润物无声”地穿插宣讲党的方针政策,只有挖掘事情背后的深刻意义,党课才会有效果。

第二次给党员们上党课,我调整了内容,讲了社区这一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事情。从中挑出一两件有代表意义的大事,深入分析了党和政府的相应政策,让他们充分感受到上级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变化和福利。正因为讲的都是他们知道的事,说的都是他们身边的人,而且还给他们阐释了事件的背景,让党员们听得饶有兴致,个个都全神贯注。我知道,给党员们讲党课的方法对了。那几年,房价涨得特别厉害,社区党员们为子女买房节衣缩食、省吃俭用,耗费了不少心思。见此情景,我给党员们上了一次专题党课,谈了房子的定位问题。我还组织党员们进行讨论,大家畅所欲言,理性地分析了住房政策问题。课后,党员们说我们就喜欢听这样的党课。

后来,我还安排党支部书记分别上台讲党课,安排党员们进行大讨论,开展案例分析、讨论教学、现场教学等,丰富了党课的形式和内容,让他们听得过瘾,来上党课的党员从开始的多,到后来的流失,又到后面一直持续的多。党员每次看到我,都问我,书记,什么时候再给我上党课啊!



塔川初冬 ■ 翁晨康/图

## 摇床里的光阴

■ 湖北嘉鱼 王慰

1982年的阳春三月,一位做乡村教师的父亲在闲暇之余,用上好的木材和饱满的热情,亲手打造了一张算不上很精致但很结实的摇床,这是他送给他即将出生的孩子的礼物,那个幸运的孩子就是我。

每天,我都躺在摇床里,仰望着来回摇着小床哄我入睡或哄我玩耍的那个人——更多时候,这个“不知疲倦”的人,是我的祖母。

起初,这张摇床是专属于我的,我睡了足足三年,直到我有了一个弟弟,这张摇床便顺利地“交接”给弟弟使用。后来,弟弟也长大了,不再需要摇床了,摇床就被父亲放到了地下室,用于盛一些米面之类,节省空间,还防潮。

时代的发展无疑是波澜壮阔的,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是一步一个脚印,有滋有味地朝着走着。从20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今天,一眨眼快四十年了,期间,我家搬家好几次,从乡下到镇上再到城里,摇床却始终未被丢弃。未成家前,我也曾和父亲商量,把它扔了算了,省得搁家里占地方。父亲总说:“扔了可惜,留着有用。”

成家后的我,依然和祖父、祖母及父母住在一起,虽然有些拥挤,却备感温馨,而弟弟成家后,小两口去了省城发展并定居,他们时常回来与我们团聚,一大家子热热闹闹。至于那张朴实无华的摇床,它安静地呆在阁楼的角落里,和从前一模一样,仿佛时间在它身上了无痕迹,仿佛人间的热闹与它无关。

父亲留着这件老古董要当传家宝么?十年前,这个疑惑,随着我女儿满月之后,才有了答案。女儿的到来,让我们家变成了“四世同堂”,大家都沉浸在喜庆的氛围中。这一天,父亲说,那张“功勋”摇床要再度出山了,它将成为我女儿的摇床,继续为我们家小孩子的成长做出贡献。

女儿同我小时候一样极少哭闹,早上醒来,精神头足,看到熟人就爱咧着嘴笑。那一天,她躺在我小时候曾经躺过的摇床里,看着她的曾祖母,也就是我的祖母,在逗她。我站在旁边,看着日渐老去的祖母正像当年逗我玩一样逗我的女儿玩,那一瞬间我唏嘘不已,终于能理解流年似水的含义。

时间总是过得很快,女儿不到两岁就不喜欢睡摇床了,父亲“传”给女儿的那张摇床又派不上用场了。摇床再次退居幕后,隐身在角落里,等待着下一次的使命召唤。它有足够的耐心,并没有等太久,这十年来,弟弟的孩子出生了,我又迎来了第二个孩子,他们的婴儿时期都在那张木制的摇床里甜蜜安详地睡过。

花开花落,岁月悠悠。而今,祖父祖母已相继离我们而去,父亲母亲日渐苍老,我和弟弟各自承担着生活的重担,孩子们则一天天茁壮成长。那张古朴沧桑的摇床依然默默地陪伴着我们,它在我眼里已是真正的功勋——它见证了两代人的成长,它见证了四代人的亲情。